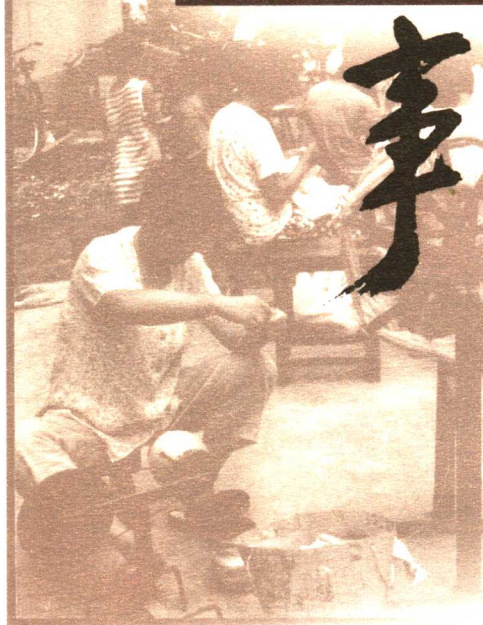


钱民权 著

老底子的



事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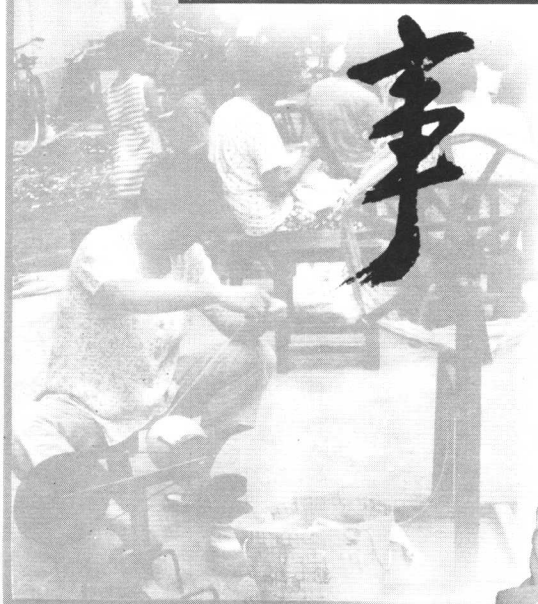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钱民权 著

老底子的



事体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底子的事体/钱民权著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06

ISBN 7-208-06497-0

I. 老... II. 钱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
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4277 号

老底子的事体

钱民权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3 字数 179,000

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,250

ISBN 7-208-06497-0/1·321

定价 15.00 元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	杨柏伟
装帧设计	杨德鸿
技术编辑	伍贻晴
插图	王 俭
摄影	王荣涛
	李 解
	康伯汀
	姚宝安
	朱宏权
	康 康
	刘思弘



作者漫画像 郑辛遥画

钱民权，祖籍江苏张家港，1951年6月生于昆明。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。1968年下乡插队落户，1974年上调回城。曾任上海县交通局党委宣传干事、上海县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综合处主任科员、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制监督处副处长、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副所长。现任 Intertek IES 副总裁，兼任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、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、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收藏协会会员。曾编写高等院校教材《行政法总论》、《办公室实务与技能》，编著《上海乡村民俗用品集萃》。参与调研和编写的《上海市行政执法机关执法基本情况》获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奖。业余爱好民间收藏，1999年5月举办的“钱民权乡村民俗用品收藏展”被评为上海市十大收藏展之一。

自序

三十七年前的今天，我打起背包，离开父母兄弟姐妹，奔赴“广阔天地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当时我刚满十八岁。如今的我，两鬓的丝丝白发在不知不觉中显现。走过了少年、走过了青年、走过了中年，一霎眼已经年过半百。五十多个风雨春秋一路走来，犹如农人用犁在田里划出一道道行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加贪婪时光，既要把握住眼前的每一天，又想追回过去的岁月。十年前，我起意追寻过去的物，是旧时农家刀耕火种的器物，还创办了一个博物馆，又编著了《上海乡村民俗用品集萃》。这一件件熟悉又渐陌生的器物，让我又回到了当年风华正茂、战天斗地的年代。这几年，又回首过往的事。幼年时的童趣、少年时的梦幻、青年时的磨炼、中年时的拼搏，都铭刻在我记忆的深处，清晰得犹如昨天刚刚发生的那样。此时此刻，我才感觉人生的短暂、时间的珍贵、往事的甜蜜。

回首以往的情景，眼看着它们悄悄地从身边溜走，而且永远也不会再现，就产生了用文字留下蹉跎岁月的念头。幸亏自己读了几年书，能用笔记录文字，于是经常在夜深人静时，独自静静地坐在书桌前，在纸上留下了成长过程中的经历、见闻和感悟。而让我感到遗憾的是，人生旅途上的往事如同飘落在地上的一片片干枯的树叶，要我把它一叶叶地捡起来、串起来、“活”起来，深感力不从心；想把身边发生的事说清楚，也难以说得清楚。

书中的文章都不长，有的还很短，但涉及的都是自己经历的事和熟悉的人。因此，记忆的闸门一打开，那些往事鲜如活水，令人陶醉，也令人留恋。

动笔写点东西，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。虽然写作水平低下，但还是坚持不懈地操练，我的目的是写，不能因为怕写不好而不写；也不能因为怕别人说写得不好而不写。我的愿望仅仅是把想说的话记录下来，只要句子通顺，别人看得懂就可以了，因此谈不上文采，也顾不及章法。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要向熟悉我的朋友或不认识我的读者打个招呼，千万不要见笑我的水平。因为，我毕竟还不是专业写手。谢谢各位。是为序。

钱民权

2005年10月25日

目录



自序/1

弄堂游戏/1

童年雪趣/7

儿时年味/10

春在田垄野菜香/17

籼米印象/21

难忘小菜卡/24

回味爆米花/26

大饼油条/29

饭瓜“面疙瘩”/33

漫谈油灯/36

说灶头/39

街头难见煤球炉/44

家里原来有架橱/48

补镬“小炉匠”/51

袜底板琐记/53

久违木拖鞋/56

老街茶馆/60

弄堂乘凉/66

悠悠蒲扇情/71

矿石收音机/74

在三林塘插队落户/76

弄堂情结/86

蚕豆乡情/91

贪婪甜芦粟/94

评工分的烦恼/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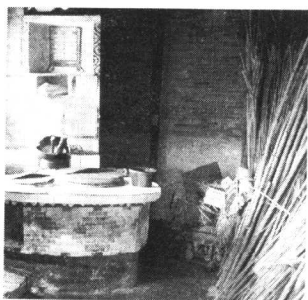
住的变迁/102

柳树随想/107

鸡年话养鸡/110

儿时我养蚕宝宝/113

秋风甫起蟋蟀鸣/116



盛夏说蝉/119
摸蟹捉蜉蝣的野趣/123
其乐融融吮螺蛳/126
愧对麻雀/129
鱼塘咏叹/133
龙华古风/136
甲申年话甲申村/144
徐家厍与徐家汇/156
百年勾针话兴衰/160
沪郊农谚趣谈/164
民间语词杂谈/169
五月端午飘粽香/173
七月初七话“七巧”/176
淡忘了的腊八节/179

名片小考/182
说酒/186
我寻到了钱氏始祖/196
孔子论“钱”“民”“权”/202
我收藏农家“吃饭”家什/207

附录/216

市郊农史此处留/216
读取乡土/218
就收这些“老货色”/222
一本画册折射的社会变迁/224

后记/226

弄堂游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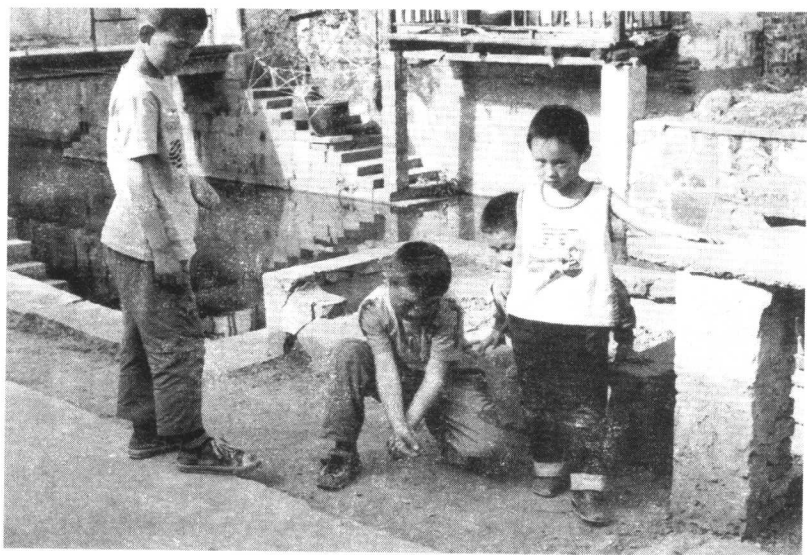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小时候，买不起玩具，只能在弄堂里打陀螺、捣棱角、滚铁箍、踢毽子，这些玩具还是自己动手做的。”“那时候我们还玩过盯橄榄核，翻香烟牌子。”“没有什么可玩时，就在弄堂里惯摔跤，也觉得蛮开心。”这是我们几个已经进入“奔五”、“奔六”年龄的朋友在一次聚会时，不知不觉地将话题扯到了儿时的弄堂生活，大家谈得很兴奋，不时发出阵阵笑声。是啊，这些古老而简朴的游戏伴随我们度过了平淡而欢乐的少儿时代，四十多年了，弄堂游戏的往事还历历在目。

陀螺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有一种难以忘却的情愫。在玩具世



界中,陀螺属于最普通的玩具,正因为普通,才得以普通人家的孩子所享受。那时候,商店里还没有陀螺卖,我们玩的陀螺都是自己用木头削出来的。为了减少陀螺旋转时的磨损,我还在圆锥顶头嵌上了一颗钢珠,周身还画上了彩色线条,就算是一只完美的陀螺了。抽打陀螺用的鞭子,是由一段细竹,顶端系上一截纱绳组成的。打陀螺时,让其置地,以鞭缠绕,猛力抽拉,随即旋转,反复以鞭抽击,伴随着鞭子的响声,陀螺会旋转不休。要是在陀螺的顶部涂上各种颜色,不同颜色的陀螺同时在地上旋转,如同五彩缤纷的花朵,让人赏心悦目。当年,村里有几处面积较大的水门汀场地,是我们打陀螺的理想场所。午后放了学,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,兴高采烈地抽打着陀螺,还兴致勃勃地比谁的陀螺旋转的时间长、转得稳,还有意去撞击别人的陀螺,看谁的陀螺经得起碰撞。高速旋转的陀螺如同一支神笔,在地上划出了一道道曲线,也在我的心中激起一阵阵欢乐。年岁稍长,得知古人也玩陀螺。明·刘侗等《帝京物略景·春场》:“陀螺者,木制,如小空钟,中实而无柄。绕以鞭之绳,卓于地,急击其鞭。一击,陀螺则转,无声也。视其缓而鞭之,转转无复往。转之疾,正如卓立地上,顶光旋旋,影不动也。”陀螺是靠鞭子抽打而旋转,抽打得越有力,陀螺转得越稳健,所以上海方言称陀螺为“贱骨头”。

说起滚铁箍,让现在的孩子见了定会发笑。然而,当年我们确实确实从滚铁箍的游戏中感受到了这种游艺的乐趣。那时家里的木桶损坏后,留下的旧铁箍就被我们当玩具用。滚铁箍的滚钩也是自己动手做的,用粗铁丝先弯成一个“U”字形,再留出一段接插在小竹竿上就可以了。滚铁箍是很开心的,即使在寒冷的冬天,“小八腊子”们也不愿呆在家里。大家推着铁箍在弄堂里来回穿梭,你追我赶,额头上蒸着热气。要不是大人出来召唤回家吃饭,谁都不愿意撤离。除了滚铁箍外,我们还玩滚钢圈。这比滚铁箍更有趣,因为钢圈直径大,分量重,滚动时平



稳扎地。那个年代，很少家庭有自行车，觅一只旧钢圈是很难的。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能够滚钢圈，羡慕得心里发痒。白天，我们推着铁箍、滚着钢圈在弄堂里来来回回，时而急起奔跑，时而慢速悠荡，有人还有意去碰撞迎面而来的同伴。

棱角，是一种硬木玩具。按其形状分有两种，形似一颗橄榄的，称为“橄榄棱角”；中间圆围大，如同碟盆一样的叫“盆子棱角”。棱角下端着地的一头嵌有钉脚。当年上海城隍庙或市郊集镇上的个体车木店里都有棱角卖，价钱按材质的优劣，几角或块把钱不等。我们把玩棱角叫做“捣棱角”。其玩法，需用一段实心棉纱绳平行缠绕于棱角上半部，留下一截绕在小指上，然后着地用力甩出，即会旋转。捣棱角都是清一色的少男，从未见过女孩玩棱角的。白相棱角最有趣的是“吃”棱角。先是选择一片宽阔、平整的空地，然后划出一个大圆圈，中间再划一个小圆圈。活动开始前，先决定开局方。未取得开局权的一方须将棱角关

在小圆圈内,让开局方对着圆圈内的棱角甩出,如被击中,而且棱角继续旋转,可继续攻击。否则,就会被关进圈内,让另一方攻击。玩“吃”棱角的游戏,都不愿意用“盆子”棱角,因为这种棱角腰围大,容易被击中。有人为了寻找刺激,还特地将棱角的圆头钉脚取下,敲上一枚铁钉,尖尖的,很锋利,大家叫它“长脚棱角”。要是被这种棱角击中,一场“吃”棱角的游戏结束,表层钉眼点点,伤痕累累。然而,也乐在其中。

扯铃,也叫“抖空竹”。扯铃古时候就已经在民间流传,时称“空钟”,因其中空,鸣声似古钟,故名。扯铃以竹木制成。两端有响盘,内嵌小木片作“铃”,亦可发出声响,旋转似龙,故又称“地龙”、“响铃”。一端有响盘的,叫作“单铃”;两端有响盘的称为“双铃”。玩扯铃时,以双杖系绳,绕其轴上,双手持杖往复拉动使之疾转。因其中空,不但能把空竹抖得响,而且能使空竹在线绳上来回滚动,熟练的玩手将扯铃高抛半空还能用线绳接住。玩扯铃富有技巧性和趣味性,还有利于活络筋骨,加强血液循环,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。小时候,我不可能懂得这些道理,只是图个兴趣和快乐而已。儿时,因家境贫困,父母没有闲钱给我买扯铃,只好看人家玩。为了过念头,就找来搪瓷茶杯的盖头学着拉扯。经过反反复复的练习,我竟然能将茶杯盖头扯转,尽管抖不出响声,但是拉扯的兴趣依然。

弹皮弓是男孩子喜好的具有射击功能的玩具,都把它当作打雀鸟的“武器”。小时候我们都会自己动手做弹皮弓。先是上树寻觅一截“丫”形的树杈,去皮、削平、磨光后,配上两条从自行车内胎上剪下的窄窄的橡皮,约20公分长,分别扎在“丫”形的弓架上,再用一块皮质材料居中将橡皮连接,此处就是裹弹丸的位置。有了弹弓,还要储备弹丸。我们就去农田挖回熟泥,像大人搓小圆子一样搓成泥丸,晒干后便成了一颗颗梆梆硬的弹丸。有时急着使用,就将湿漉漉的泥丸送进煤球炉的风门里烘干。春暖花开的季节,我们经常结伴出行,去郊野打麻雀。

因为玩弹弓极易闯祸，因此大人们都不允许我们玩耍。

踢毽子是男孩女孩都可共享欢乐的游戏。踢毽子的花样很多，基本动作有盘、拐、磕、蹦等。以脚内侧踢毽为“盘”；外侧反踢为“拐”；用膝盖将毽子向上弹起为“磕”；用脚尖踢之为“蹦”。踢毽子可以单独活动，自享乐趣；也可以开展踢毽比赛。比赛有单人赛与集体赛。单人赛比踢毽子的只数多少、花样繁简；集体赛按个人技术高低分组，以所踢只数总分多少判定输赢。还可以开展数人共踢一毽的趣味活动，当毽落到谁面前，谁可任意选择踢法将毽复踢给他人，毽子在谁面前落地，谁为负。也可在场地中央划线为“河”界，两队分别在各自区域按规则反复踢毽，未踢过“河”或毽子落地一方为失分。踢毽子的场地比较简单，可大可小，室内、室外均可进行。除了踢毽子外，还可以拍毽子。拍板就是像书本一样大小的一片硬板纸。拍毽子的玩法也很多，正面拍时，或是抬起左腿，或是抬起右腿，跨越毽子；反拍时可以将右手反剪后背，技巧变幻令人眼花缭乱。

打水漂，乡下头的孩子叫作“削水片”。当年近郊原野河流纵横，水面很宽。放学途中，我们结伴来到河浜边，扔下书包，而后分头在岸边寻找破碎的瓦片，一堆堆地放在脚跟边，每人再一片片地朝河面上飞扔过去，比谁的瓦片贴着水面飞得远，起落跳跃的次数多。每扔出一块，瓦片就会紧贴水面，跳跃似地飞漂过去，水花涟漪，又向四周飞溅，岸边欢声笑语不断。

我还玩过“劈啪管”，这是一种又土又简单的玩具。一段两头贯通的竹管，再用一根竹篾，削成可以插入竹管的推棒，就是一支完整的劈啪管了。使用时，在竹管的两头各塞一颗朴树籽，我们管它叫“劈啪籽”，用推棒将竹管后端的劈啪籽使劲推向前端，此时，前端的劈啪籽因受竹管内空气的挤压而冲出竹管，并发出清脆的“劈啪”声响，故名“劈啪管”。没有朴树籽的时候，就用写过字的大楷簿纸代替，撕下几页浸

水后捏成团。打劈啪管时，摘取豆粒大小的纸团，塞进竹管也可以打出“劈啪”响声。我们经常用劈啪管相互对仗，打射击战，很刺激。

“老鹰捉小鸡”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游戏。一伙孩子排成一溜纵队，后面的人拉住前者的衣服，人数可多可少。最前面的一人伸展双臂，代表“母鸡”；后面的队伍代表“小鸡”。再选派另一个孩子充当“老鹰”，与“母鸡”迎面对视，寻找机会去捕捉“小鸡”。在捕捉与反捕捉的决斗中，双方不停地周旋，后面的“小鸡”随着“母鸡”的阻挡机警地躲避，队伍或左或右，如同游蛇似的晃动。时而紧张，时而欢呼。只要“老鹰”的手触摸到“小鸡”，就算胜利。

古老的弄堂游戏给我们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欢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渐渐地远离了这些玩具和游戏。后来的孩子们玩起了“魔方”、“飞碟”、“呼拉圈”，以及各种电动玩具等等。今天的孩子们竟然玩起了电子游戏机，以及电脑游戏等，玩具的品种越来越多，档次也越来越高。然而，与我们孩提时代的弄堂游戏相比，总觉得少了那份童趣，那份野趣。如能重返童年，我还想再玩一玩那些古老而简朴的弄堂游戏。

童年雪趣

已经连续两天阴雨，今日天色愈加阴沉，午后竟下起雪来，纷纷扬扬、飘飘洒洒，不一会儿，喧嚣的城市一派银妆素裹，显得格外的素净。

上海的雪虽然不像北方那样铺天盖地，但眼前这场雪还是将大地装扮得洁白如莹。书桌上的日历翻在2004年12月30日。这是今年第一场大雪，这样的雪在申城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。在这个少雪的城市，能够遇上这样大的雪是很不容易的。面对雪景，心中涌动着喜悦，让我想起了孩提时代下雪天的趣事。

小时候，年年都下雪，不像现在年年暖冬，难得下雪。每到严冬腊月寒风呼啸时，母亲总是说：“要下雪了，多备一点蔬菜。”其实，细心的母亲平时就已经准备了许多下雪天吃的菜，如豇豆干、咸菜干、马兰干，还有干蚕豆等，特别是临近腊月，还要买回一些大棵头矮脚菜腌成咸白菜，留在冰天雪地时食用。

下雪，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最痛快的事。进入寒冬腊月，气温降到摄氏零度以下的时候，云被风追着跑得很快，当大人们指着灰暗的天空，说“快要下雪了”的时候，我们就翘首以盼天空中早早地飘下雪来。可是这雪往往和我们作对，总是趁我们熟睡的时候悄悄降临。第二天清晨打开门时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，已经找不到一点绿地，树干上也都已裹上了厚厚的白雪。整个村子静悄悄的，路上难见人影，连鸡鸭都乖乖地缩在棚里。平时，我们都躲在屋里，围着煤球炉取暖，有时还抱着

热水袋、焐着脚炉，一副缩头缩脑的样子。然而，一场大雪降临，我们就会心花怒放，争先恐后地窜到雪地里，手舞足蹈地对天叫喊：“下雪了！”这喊声里充满着惊喜和欢乐，有人还会仰起脖子，伸出舌头接雪花。几条小狗耐不住寂寞，也会人来疯，“汪——汪——汪”地叫个不停，嘴里还呵着热气。

堆雪人是孩子们兴趣最浓的活动，大家七手八脚地用铁锹将雪聚拢、垒起，一会儿就堆成了一个雪人，还用两颗煤球镶嵌成雪人的眼睛，插一截胡萝卜代替鼻子，雪人的一副憨态，引来孩子们的欢笑。有时一阵风吹来，雪打在脸上也不在乎；树上的积雪一团团地垂落下来，掉在头上，钻入头颈，谁都不会埋怨。

地上一片雪白，麻雀已经找不到觅食的地方，躲在屋檐下饿得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我们就在屋前的场地上扫开一堆雪，拿来竹匾，用一截竹竿撑起，在竹竿上系上一根绳子，竹匾下撒上米粒，饿极了的麻雀就会毫无顾忌地飞下来钻入竹匾下吃食。此刻，躲在门后的我们就会迅速地拉动绳子，麻雀就会被竹匾罩住，一只也无法脱身。

大雪过后，一片冰封。村东的河浜里冰层结得眨着白花，听不见流淌的水声，河那边是一片农田，已经被皑皑大雪覆盖。河上虽然没有桥，但此时也无须桥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冰封的河面走向对岸，在那开阔的雪地里滚爬、摔打、追逐，个个脸颊通红，手冻得像胡萝卜一样。平时，大人们一定会追赶出来，揪着耳朵往回拉。正因为平时孩子们哪能有这样的欢乐和喜悦？让他们在雪地里野一下，痴一阵，大人也高兴。

面对眼前的这场不大不小的瑞雪，让我回想起1967年回江苏沙洲老家过年时的那场大雪。元宵节前返沪那天的隔夜，铺天盖地的下了一场大雪，莽莽苍苍，天地一白，真是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。凌晨四点左右，我们兄妹三人踏上了去杨舍客船码头的征程。月光下，我们